

# 「在西九推車！」

## 視覺藝術空間的別樣嘗試



■ C&G的工作空間。

如今在我們的城市中，「藝術」早已不再被局限於藝術館和畫廊內，而是每時每地，都在等待着被發現。一草一木、生活中的點滴細節，都可以在藝術家的精心處理之下帶來昇華。但在政府着眼於打造「國際級」建設及消費的同時，草根文化藝術卻始終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。香港雖沒有明文的高地價「政策」，但對極需展覽空間的視覺藝術工作者而言，應付展場租金，甚至比創作作品更耗時耗力。正如西九文化區的規劃，雖然令大家充滿期望，卻遲遲難以被敲定落實。日前，C&G藝術單位便邀請一群當代視覺藝術家化身西九「推車黨」，齊做西九推手，一起發表對西九的期望，「在西九推車」的創意下，誕生的不同手推車型藝術作品，反映出香港這個「國際級」城市的社會問題，也是藝術家與大眾之間的一場零距離對話推動。他們推動自己有轆的推車作品，在西九公共空間中，為我們帶來新的藝術觸覺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 
■「我們在西九推車！」 攝：黃偉邦

C&G藝術單位的主力是Clara(張嘉莉)和Gum(阿金)，兩個人一起策劃推車活動，也並非首次，此前在澳門和本港，他們都曾身體力行貫徹過這一概念。那麼為甚麼要推車？當然是我們這寸土寸金的城市永遠繞不開的高地價問題。視覺藝術家們如果想在本地展示，租用一層空間，一周的租金花費便已超過兩萬。交通相對方便的地段，價錢更是會離譜地翻上數倍。Clara認為：「對商業畫廊而言，一張畫的定價是五位數，因而這租金他們承擔得起，但對於整日需要申請各種資助項目的草根藝術家而言，租金便成為最大限制。」

假設藝術家們做一個藝術項目，申請到五萬的資助金，租金便往往會用掉超過一半的金額，但如果將展示放在一處特別偏遠的地區，或許相對可以省些租金，但調動觀眾的積極性又成為難題。因而「推車活動」其實是從小販對抗地產霸權的現象中受到啟發。Clara和阿金開始意識到，藝術家為甚麼不可以像小販那樣，將自己的作品放在手推車上，親自推着這輛車向廣大公眾展示？

### 推一架車 讓更多人看到

推車項目在登陸西九之前，其實早在2010年初便已一路籌劃。之前做過的三次活動，一次在香港，是由藝發局資助，另外兩次都在澳門，其中一次受澳門非牟利民間藝術組織「牛房倉庫」之邀，另一次則是澳門藝術節。C&G策劃這一系列活動的基本思路是：「與其將藝術家們的作品放在一個空間內展示給幾百人，不如找一架車，讓這些作品以手推的方式，讓幾千人看到。」而從觀眾的反饋上，澳門相較於今次西九的觀眾，更為熱情。阿金說：「他們不但會望過來，還會主動過來詢問。這情況在香港就相對少些。」

但無論是在澳門藝術節還是在西九，「推車」都賦予了許多觀眾以預期。在主辦機構的安排下，觀眾被這樣新奇的展示方式吸引，並過來觀看、拍照。「西九這次更有家長帶小朋友過來和我們聊天。」阿金表示：「但因為西九這次辦活動的時間適逢新年，所以時間上其實不像以往，我們會有做一個月寬裕時間。」然而，主旨卻較以往更為清晰——既是香港當代視界慶祝西九文化區百花齊放大匯展的延續，也是本土視覺藝術家們一次新穎難得的共同創作。

Peggy(陳佩玲)是今次參展的其中一位藝術家。她認為：「整個氣氛非常好，大家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件美好的事。」而精心構思要怎樣在一架車上，表達出自己的創作概念，也十分有趣。讀繪畫出身的她，既希望表現出「繪畫」的創作行為，也渴望創新。於是她選取了「帶作品去不同地方」的方式。她用一個畫家常用到的木製人體素描模型，代表了作畫的人，模型一路轉、轉、再轉，Peggy則記錄下其整個行動軌跡。「因為藝術家平時在工作室畫畫時，未必能從旁觀者立場，見證自己的創作過程。因而我對這過程作出了記錄。」像是圓規作出的圓周運動，其中表露的，則是作畫的一段漫長軌跡。

但Peggy認為本土的藝術教育顯然一直存在缺陷，「倘若藝術教育做得好些，那麼觀眾和藝術家互動時的氣氛會不同，我們的作品也會帶給大家更多思考。」太多人對藝術的理解頗為狹隘，認定專門飛去瞻仰蒙娜麗莎才是觀賞藝術，因而從小學的手工堂開始，老師便不會講授藝術佈景等相關知識，在中學應試的刻板制度下，學生們也以以畫畫就只有素描這一種方式，因而使許多人讀大學藝術系的學生全無對美學的認知基礎。對於Peggy而言，藝術不是死守規矩，更不會區



■ C&G藝術單位

分為「觀」和「唔觀」，藝術不是為了適應任何既定的標準而創作，而恰恰是應尋求到最具個性的、最獨特的那一部分。

### 西九發展之迷思

和大多數視覺藝術家們一樣，C&G對西九空間的規劃及發展進度是不滿意的。他們認為真正地去利用一處空間，不該是紙上空論，反覆規劃、反覆否決只會不斷消耗時間，政府該做的，是考慮令藝術家們怎樣真正地去使用那空間，要構思醞釀的不是甚麼宏大藍圖，而是如何坐言起行。

Clara認為，要不斷地在一個地方去試，不斷地磨合，才會知道哪種方式最適合。「這並不需要多龐大的預算，如果藝術家可以用那塊地方，即使在草地上他們也足夠開心。」阿金也表示，空想無濟於事。「如果有一天，西九的草地修剪得整齊齊齊，規劃得非常整潔卻不能再用於民，海邊也不再開放給釣魚，那才真正可怕。」因而其實他們一直對西九的下一步發展走向心存質疑。

只靠take問卷不會調查出真實的民意，因而C&G認為規劃者不能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去構建西九，紙上的數據並無法服眾，唯有將資訊充分與公眾分享，令公眾去決定「他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西九？」才是對的做法。而從身為藝術家的層面而言，阿金認為，藝術家一直都有傻氣，大家一直在等，但其實西九需要的往往正是「我們一起行出來、一起用」。就譬如「推車」這樣能產生集體效應的活動，

如果做十次，效果一定會呈現出來。「香港人的生活節奏非常忙碌，所以我們堅持我們的理念，更需要講給更多人知，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去講。」

### 本土藝術空間 不容忽視

本土藝術空間的發展，需要的或許正是藝文界對政府不斷作出提醒。Peggy說：「就像之前活化工廈觸動了不同界別藝文人士的合力關注。因為在本土做藝術，實在太需要火炭、牛棚這樣的空間。」故而C&G的「推車」理念，一定會繼續做下去，繼續起到喚起規劃者關注的作用。高地價問題幾乎是所有香港藝術家的內心隱痛，面對著整日起酒店、高層大廈的城市規劃，他們卻只有叫苦不迭，常常要面臨艱難爭取空間資源的現實。

因而透過西九這處太多人抱以太高期望的文化空間，Clara和阿金卻想到了背後的更深一層。「其實西九投放的資金真的不該只局限於西九，而應該看看是否可以和其他社區一起合力，做到更多的事。」當我們談到藝術空間的規劃概念時，恰恰應當將格局打開，視線放長遠，從整個香港的整體層面去考量。正如阿金所說：「規劃好一處空間並不能解決所有藝術家們的問題，所以重要的是怎樣去規劃第二個、第三個。怎樣讓大家相互影響，一起做得更好。」這樣的思考，便已不只局限於視覺藝術空間的範疇內，而可以被放置在一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層面上，引起各界的更廣泛關注。



■ C&G藝術單位的Clara



■ 視覺藝術家 Peggy



■「推車」推出新思考

# 賀歲遊龍慶生珍品 展示民俗文化

## 《賀歲遊龍慶生展》

時間：即日起至2月12日 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 
地點：將軍澳中心 查詢：3417 4328

即將踏入壬辰龍年，一眾「龍寶寶」也將要承載著父母「望子成龍」的傳統觀念而誕生。最近一項調查指出，八成的中國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的生肖為龍。因而《賀歲遊龍慶生展》正是一項在龍年開關將至之時，非常應景的展事。展覽從北京民族博物館，借出逾60件由漢代至民初的有著近1800年歷史的珍品來港展出。市民更可以通過展覽，體味求子、慶生及撫育的深層思考，感受到國人自古以來對生命的渴求和感恩。

中國人在傳統中便極其重視子嗣的香火能否延續，也希望通過各式各樣的儀式來表達祈求早生貴子、綿延香火的家族情懷。傳統有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之



說，多子多福成為人們歷代信奉的準則。正是這一心態孕育了大批送子及保佑子女的神仙及傳統習俗。如送子觀音、長命鎖、百家布以及壓歲錢等，冀他們能保佑自己多子多孫。後來，求子文化投射在不

同物件上，無處不在，即使時代進步，很多傳統觀念仍流傳至今，並演繹出了千奇百趣的求子方式。展覽中的60件歷史珍品中，包括民初時期的老虎套裝——那年代嬰兒滿月時，父

母會以布織「金瓜小帽」，直至半歲時，會為他們戴上「虎頭帽」、穿「虎頭鞋」。一身老虎打扮，保佑孩子長命百歲。其中「虎頭帽」最為講究，帽邊通常釘着銀子打製成的「福祿壽喜」等字。老虎的形態活靈活現、栩栩如生。寓意父母盼望老虎這代表威猛的動物能為孩子驅邪擋災。而古時的求子習俗則主要分為兩種，分別是向神靈祈子及由旁人送子：民間虛構了很多主管生育的神靈，像是送子觀音、金花夫人、子孫娘娘、張仙等，並為之立廟祠。至於親人或特殊人物向渴望生子的家庭「送子」則並非是「把孩子送給人」之意，而是送一些象徵多子多孫的吉祥物，諸如「孩兒燈」、「麒麟送子圖」、以

袋裝好的百穀及瓜果等。幾經辛苦，喜得麟兒後，家人還要祈求子女聰明伶俐，快高長大。於漢族的傳統，嬰兒出生後，仍要進行一系列的典禮及儀式，像是寓意洗滌污穢、消災解難、祈求祈福的「洗三」，又或小孩子出生後一百天的百日宴，和慶祝出生後一年的抓周。這些有趣的習俗，觀眾也可在今次展覽中加深理解。因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吉祥生子仍舊是國人的永恒話題，在傳統味道濃厚的新春之際，感受傳統習俗的博大趣致，也有着頗為美滿的美好寓意。

文：Jasmine